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廿九日（星期二）

成都新聞

第陸叁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成都唯一鑼鼓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煙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遺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遺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玉獅帶 初集 書三十四回印刷精良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欵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照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續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提督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紀大同之破鞋舖

據漫遊晉北各省之歸客談，山西大同，有破鞋舖，猶之上海之鹹肉莊，操此業者，初不特限於謀衣食，大抵爲婦女界之一種趨勢，父母丈夫悉難防閑，此中人物，約分三等，最優秀者，專接交騷人墨客，但穿鞋者流，須盛道鞋質之美，而大腳婦女，素以腳小見稱，尤應對其作善頌善禱之詞，若夫某要人口中，『口寬債緊』之形容，則絕忌諱，本來大同特產，門戶重疊，載諸簡冊，至於穿鞋定例，一宿代價，不收現錢，饋之衣飾而已。

△奇事

某生途遇一粲者，媚目曼體，生驚爲殊色，以目逗之，女亦秋波頻送，生胆大壯，酒相展問姓氏，言辭彌洽，遂詣旋邸闢室作款款深譚，譚既深情越熾，併相與盟心，役者突叩局，則以貨餘之餘資歸生也，資餘五元紙幣，簇簇耀目，惟有數行書於上，娟秀可愛，似出自嬰宛手筆，讀所書云，『戒爾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闌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覆視後頁又云，『明明死路自家尋，漫說情深孽更深，好借妖魔看美色，休欺神鬼動邪心，陽臺一夢歡何有，陰律三章慘不禁，爲問淫人妻女者，誰甘妻女被人淫，』生閱竟感不絕於心，遂泳淫念，女不明其意，因疑爲與『甕中聲』，同病結束衣帶逕云，

△詩僧

有某寺僧，精通翰墨，忽因姦犯科，縣宰以鶴爲題，令其作詩云，『素身潔白頂圓珠，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蓮花池畔過，鷺鷥冤卻我偸魚』，又某婦因夫爲盜牛事，被拘，縣令婦爲一詩，詩云『洗面盆爲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豈會牽牛』，二詩具可謂善於解說，非能手不辦也。

孽海花索隱

（漢年）

近由各報發表。曾在八國聯軍時拯救過平津數千萬生命之兒女英雄賽金花。尚在人間。一時引起各人之敬仰和惋惜。關於賽氏之遺聞軼事。自有分載。惟以東亞病夫所著之孽海花。可謂詳盡之賽氏傳紀。是書描寫名士習氣。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爲淋漓盡致。但該書何嘗託之人名。諒想知者不多。茲以參考所得。略記如下。以供讀者閱該書時之對照。（未完）

婆婆經

婦女必讀 治家實書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紀 （續）

第七章 工於遮掩 爾儘偸竊 漸漸消耗 枉律所在
竊盜出章 不露機關 積日累年 難清其源 不得不然
縱強忍耐 無從查驗 如水之漏 夫家破敗 實由爾盜
已屬厚顏 彌縫周全 細滴涓涓 厥有由來 居心太偏
有等稱竊 賊由外入 如盜食羹 嗚呼七出 日日取給
弄巧使乖 難以防閑 如蠶食繭 此條難寬 谿壑難填

滑稽 鴛鴦夢

鄧沛撰 第八齣 悟道

（旦介）既然如此。吾弟子同我到後洞中去。沐浴淨身。以好授你經訣可。（安慶生介）蒙師尊指點迷津。我將這功名富貴一旦傾。（旦唱）吾弟子你真算有緣分。若不然你怎能到此行。（旦介）那旁有溫泉。吾弟子快去沐浴。（生介）謹尊師命。待我來沐浴淨身。（過場介）（旦）稟師父沐浴已畢。（生介）吾弟子跪東向聽爲師授爾經訣。（生介）謹尊師命 （未完）

巨魚生角

揚州訊，邑屬第三區新洲圩地方，濱臨長江，爲魚米之鄉，該處農民，每屆冬令農閒之時，率以捕魚爲副業，茲悉該地漁戶沈濟川等五人，昨在該圩港內，捕得巨魚一尾，重約擔餘，尖嘴細鱗，淡青黃色，頭有硬角，身長約七八尺，已運鎮出售云，

羅斯福之女 離婚再嫁

（華盛頓電）羅斯福總統今日宣布其女郎前達爾夫人已與前爲新聞家今從事電影業之波蒂結婚，據羅女士於上年七月三十日與其第一夫離異經明登地方法庭判准，當時審訊僅歷十分鐘之久。

科學漫談（續）

有童生，年已八旬：學使詢以經傳，多不省記，有人嘲以聯曰：『行年八秩倘稱，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某分校試闈，見卷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批云：『佛字梵語，不可入文』！又有用周易『貞觀』者，批云：『貞觀乃光武年號，不可入文』！或成一聯曰：『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洪順博士，你曉得我姓甚名誰？（玉祖）

（答）明天請你來，我當面告訴你，不過你來的時候，必須先投一張自己的名片來見我。

（問）洪順哥：請問你，影星胡蝶女士，是不是一個處女？盼明告。（吳民世）

（答）我在回答之前，先要問你：你爲什麼要調查此事？你知道了，有何用處？

小舞台

煙狀元 審百案 第四幕 賀喜

（黨白）時間不早。我蠻就此告辭。（李白）厚擾駙馬公郁廚。改日我蠻在來東請。（尖白）招待不週。尚望諸公原諒。蔣癲子。（內白）侍候駙馬。（尖白）開車送客。（吹打衆下）

第五幕 審案

（丑扮羅致賢上唱）臉上煙灰有八兩。愛吃紅燒肚大腸。售店名字叫徐胖。開設花街豬嚐七。羅致賢三個字誰不尊仰。包收濫賬不放黃。姐兒妹兒都有來往。賒三欠四通商量。新三姐才把牛肉邊。蕭大姐又請吃酥糖。李五姐人都還漂亮。是個麻子就難吃糖。新老么如今在學唱。拿手好戲是補缸。（未完）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七章 國民軍來了 （132）

你想。大寶這邊走的了嗎。大寶還能硬起心腸不顧嗎。她坐着懷內的南兒。以及地下的濟兒。淚水不由得潸潸而下。終於只得橫一橫心腸。硬一硬頭皮。決定今晚在家中過夜。李大哥因爲天晚。當然也不能再出去探聽消息。大家弄些晚飯吃了。便各自安息。次日一早。李大哥告別了桃哥。大寶獨自一人出門去了。桃哥。大寶。李大嫂三口兒。大家在家中眼巴巴地盼望李大哥早些回來報告消息。整整地過了一天。直到當日晚飯過後。李大哥還是不曾回家。桃哥。大寶。李大嫂。都是急的了不得。大寶本說守李大哥回家。聽了他的消息。再上錢公館去報告母妹。如今李大哥不回。天色已晚。他自然不能再走。只得又在家中過第二夜。直到第二天午飯過後。李大哥還是不見回家。大寶。李大嫂只急得連連叫苦。桃哥也不能再耐。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第六回 情婦走消息黨魁漏網 會友報仇怨總捕捐軀 （六三）

性命更難保了。便暗拉化民衣袖。化民會意。回身而走。便到生死弟兄左香山家中。香山看見耀青。駭聲道。怎麼你們還不出城，耀青愁眉道，只因城門口有兵丁守着，出城的人，都要盤查，我怕他們認識，只得退到三哥家裡來兄弟知道和那般鑽營份子相熟，意待請三哥陪同了我們出城，不知三哥可能相助一臂之力，香山沉吟了一回，點着頭道，也罷，拚着砍腦袋，要死死在一處，我們就走，當下一同出城，直到城門跟首，那些兵丁，見是香山，便道左爺出城嗎，請走，快去快來，停刻兒便要閉城門了，香山哦了聲，點點頭兒回身招呼耀青化民兩人道，你們聽見沒有，快快走罷，再遲不能回城了，香山邊出城，邊叫耀青化民緊緊跟隨在後，那些官兵見是香山的同伴，也不加盤查，更兼天色黑暗，耀青又改了裝束，一時難於認出，便被他們混出省城，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八二 五香 二二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價格外從廉

醫界明哥 克瘡 爲瘡眼科聖藥也
[illegible]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急須回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瘡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麥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盛藥房

智育影院
一月寒假停演 晚午場停演

順記復慶 失票聲明
啓者敝號因失落本號付款紙票一張係全月初十交付之期其銀業已兌清無論何人拾得概作無效

轟動成都之虐婢案 風流小生
附像報新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幕
退婚 施刑 乘屍 驚夢 訪案 審訊 索命 遊殿 懺悔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八十一回 男扮女裝深宵售嬌娃 因恨成癡花朝駁老父

李純聽得，不由大吃一駭，忙將雙目閉着，依舊裝做睡去，黑三子夫婦，一路商量計劃，太子李純，聽得明白，知道是入了牢籠，不由暗地叫苦，又不知怎生得到草田裏，會被這兩個魔頭擒住，想來想去，都無計較，欲待贓叫，驚動了別人，問起情由，自己反而要受累，太子李純，只好聽天由命，仍隨黑三子夫婦，將他怎生擺佈，黑三子夫婦，一步也不敢停留，直投商南縣來，離商南縣尚有二十餘里之途，黑三子方雇了乘轎兒，將太子眶入裏面，一直抬到米信衙門裡來，麗芬小姐，聽說給他買了個丫頭來，也自歡喜，米信也萬不料有他，便命太子，只在樓上侍候，太子李純，聽得米信，便是米貴人的令兄，更不敢疎忽，想起母后大仇，也只有背着人偷偷流淚，不料事機不密，第二夜，便被麗芬小姐查破，登時芳心大怒，便欲稟知米信，將太子縛往中廳，後來聽李純呈述，他是當今儲君，麗芬方又才止住憤怒，忍辱含羞，行了君臣大禮，太子李純，年紀雖幼，但奔波數月，也略識世情，知道麗芬，已有夫壻，便認麗芬小姐作姊，以便照應一切，麗芬不敢抗命，只得應允，從此太子便住於麗芬繡樓中，二人相敬相愛，宛若骨肉，[illegible]偵知太子被害實情，尤加憐憫，那知一波方平，二波又起，太子李純的魔星，復又到來，要知太子李純的魔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牡丹亭驚沙脫危難 灞陵橋羣英駐游踪

話說商南縣宰米信，所生一男一女，女兒便是麗芬小姐，男孩卽是京師禁軍中隊尉米元，這米元幼時，便得米貴人痛愛，晏驎之役後，卽隨同米貴人入宮，會朝參逸君妃與太子，與李純，有一面之識，現時米元陞任了，御前龍禁衛，特奉米貴人之命，回返商南，參謁老父，太子李純，早便聽麗芬道過，今日陡聽說米元回府，不由大吃一駭，心裡暗自着急，假若拿與米元分辨出來，這卻拿來怎了，急急來找麗芬求計，麗芬聽了，也沉吟不語，歇了半晌，方緩緩的向太子道，御下休憂，家兄須與御下有半面之識，諒事過境遷，他必已忘懷，御下只置若無事，他決不敢，加以非難，太子聽說，知道麗芬是安他心的，面上須唯唯應允，心裡卻依舊憂心如搗，麗芬小姐，也素知米元有神目之號，凡是他看過一眼的人，不說一年半載，便是十年二十年，他也分辨得出，何況是一國的儲君，太子見麗芬眉頭不展，心裏更加憂慮，香閨內正自焦思無計，外面人吼馬嘶，丫環知飛來報道米元已回，老爺有命，叫小姐出堂相迎，麗芬聽說，趕忙起身，又諄諄囑咐太子，在閨中休得妄動，太子連聲應諾，姑且答應，麗芬迎接了米元，見米信未提及太子的事，又恐怕李純吃不住驚駭，反而畏衆潛逃，便和米信米元道倦，回返繡樓，來安慰太子，二人正唧唧噥噥話得甜密，丫環一聲嬌呼，報道米元來啦，麗芬小姐大吃一驚，太子李純，也駭得手足無措，麗芬見事已至此，急叫李純，趕急藏入屏後，太子李純還未移步，米元已掀簾跨入，向着麗芬笑道，妹子長日困處閨中，也要到園中散散步方好，京師姑母處，時常還念及妹子呢，麗芬見米元突入其來，急含笑起身相迎道，哥哥跋涉長途，怎不稍倏休息，米元將要落坐，陡的一眼瞧着太子，便向麗芬問道，此是何人，麗芬道，這是父親新買的丫頭，名叫小翠，翠兒，還不來見，這便是你家少爺，太子李純，只差一步，便躲入屏後，不料竟會被米元瞧着，聽見麗芬喚他，無可奈何，只得又抽身回轉，走至米元身邊，將個頭埋得緊匕的，低低萬福，米元本是個色中餓鬼，花界魔王，陡的瞧見着這樣一個嬌小玲瓏的好女子，不由眼前一亮，便伸手來扶太子，太子李純，不待他手來扶，早已倒退了數步，依舊走至麗芬身畔，俯首斜立，米元雙手莫有將太子捧着，到不由一怔，抬起頭來，見太子已折到他妹妹身畔，方才定了定心神，微匕笑道，翠兒，你今年幾歲了呢，太子李純心裏，宛若古井畔，十八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兩頰緋紅，拈帶不語，麗芬雖知米元不懷外意，但因兄妹情誼，一時不好反面，

大字本
玉獅帶全部 初二三集 共五册
刻已出版
全部三元

大明二十七俠 （二六〇）

第六十七回 楓樹林李如龍要鏢 娘子關衆俠義行竊

免得日後生事，張大用笑道，不用去找他，這會縱然在家，亦說不在，貧道料定他們，此刻絕不在家，卽連五虎山的寨柵，或也散了伙，亦未可知，此時去找，豈非白跑，衆人也說，他昨夜既追蹤相探，自然要設法來報復，日後之事，殊難逆料，也許他們想得穿，知此事完全與財神廟無關，不來相尋，也說不定呢，公孫策見大衆這樣說，自然不再深說了，但說這樣罷，差人去採採，徐文達如回來，咱們再去，咱們在此住幾日，等他一等，李如龍道，不必，咱們寫封信給他，對他們說明，如能彼此罷休，那是最好，否則在此相候，以三日爲期，過期卽認爲報復之期已過，失去英雄本色，張大用笑道，這樣麻煩幹嗎，貧道[illegible]說那，隨他怎麼樣，貧道也未必就示弱於他，你們衆位如都願了我這邊的事，那枝被刦的鏢，卽如何索回呢，日期一多，相手方將貨物等件賣了，可不悞了大事嗎，李如龍本恨不得立刻到娘子關，要回這枝鏢，祗因廟中聚羣雄，救公孫策，俱是自己的來願，如果不將這邊事了却，自問實有不安，故此纔說出這番話，及見張大用說出要鏢的話，正所謂實獲我心，自然乘風轉舵，說道爺既對付得了，小弟實不勝之喜，祗不過小弟心中，覺得有些不安能啦，張大用笑道，自己人，說什麼安不安的幹嗎，並非我下逐客令，你們要去要鏢，須得卽日前往，遲悞日期，未必佳妙，後面如有別的鏢客到來，貧道自會請他追到娘子關助拳，或竟留住在我這裏，和徐寧等一班人對敵，衆人聞言，齊說道爺之言有理，我等卽日動身，當晚各人收拾自己的物件，除去馬青鋒公孫策二人之外，大衆都有馬匹，張大用道，我廟中有兩匹健騾，二位既無坐騎，可將這兩匹牲口騎去代步，二人連連稱謝，張大用命道童牽了，直送衆人到廟門外面，衆人一齊跨上坐騎，向張大用拱手告別，張大用也打了一個稽首，看着，衆人去遠了，方纔回轉廟中，專等寧仁徐文達等一班人到來尋釁，話分兩頭，却說李如龍兄弟邀着衆人往娘子關進發，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將近娘子關，地名叫做弓家莊，李如龍等一行人，剛到了鎮集街頭上，卽有兩個鏢行夥計，迎面接住，說伙伴們都住在這裏呢，李如龍聞着來人，一齊下馬，那兩個伙計過來牽着，引衆人到客店裏來，這客店招牌，乃是鳳儀旅店，一行人住在上房裏，小二將各人的坐騎，牽到後槽去喂草料，另有小二忙着張羅茶水，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二八）

第十八回 紙貴洛陽奇文共欣賞 人怕試驗妙女出科場

李麗文面上，不覺微露驚惶，傳載之復不住搓手道，這個人真正不可救藥了，李女士，我看王博士，決難活過三十晚上，你在外面的交際手腕，很靈便，我還得求求你，替我想一想辦法，明年開春的時候，請你替我謀一家銀行裡的書記當當，李麗文口裡雖然連連答應，肚子裏却很不以傳載之爲然，手裏端着茶杯，只不住沉吟，暗想道，王洪順鬼計多端，我到不可被他瞞過，他雖然裝得像，也瞞不倒我，李麗文想着，便突然放下杯子，向傳載之問道，傳書記，博士得了這樣凶的瘋病，爲甚麼還不請醫生給他看看呢，李麗文只道這一句話，必定將傳載之問着，王洪順裝瘋也便裝不起走了，那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陣樓梯響，一個穿西裝留八字鬍的醫生，已挾了個大皮包飛步下來，哄聲將皮包放在棹子上，一面掏出袋裏的帕子來，拭額角的汗，一面向着傳載之道，王博士決定不能夠醫活了，我打了三百針，Bolus alba sterilisdtd 都不見效用，你們還是勸老太婆，趕緊準備後事吧，傳載之連聲長吁，李麗文忍耐不住，便向醫生問道，請問密司特，博士到底中了甚好重的毒，傳載之見李麗文發言，才忙同他們二人介紹，原來那醫生不是別人，便是讀者都認得，在北打金街，賣眼藥的陳直夫，李麗文久聞大名，二人復重新客套了幾句，陳直夫方縐着眉頭，呻呻喚喚的道，